

人间物语

片羽

老许和他的女神

响夏

| 马汉文 |

| 钱艺林文 |

数十年前的一个黄昏，我与文友去四院看望弥留之际的小说家袁子。老袁仰躺病床，头部插满管子，正粗重呼吸着，明显已濒临生命悬崖的边缘，一场持续多年的折磨终将结束。老袁夫人就是我们报社食堂的常阿姨，都知道她相夫教子，夫妻情笃。那晚本想多留一会的，常阿姨却劝我俩：你们都工作忙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老袁拖不过今晚了。口气之平静，惊倒当时廿来岁的我俩。我俩辞别出来，趴在自行车鞍座上竟痛哭了一场。平静稍许，想起老袁文联的同事许墨林的家就在对面胜利新村，我俩就来到老许家。听我们说完刚刚的一幕，老许默默地看着我俩好久，让我俩不得不检点自己情绪是否有夸张之嫌。

7月20日中午，微信朋友圈有人发84岁许墨林离世的噩耗。见后猝然间就有了狐疑，几处求证，终于证实，脑海瞬间掠过几十年前那个夜晚，老许默然的脸。

疑惑，是因为两月前我刚去看望过他，还好好好的。那天我来到老许家的电梯口，见前面有老老人也在等电梯，男的背影极似老许，但搀扶他的老妇身体壮硕，孙医生的身影该是瘦小的。电梯门一开，光波泻出，两位老人跨进轿厢侧转身来，我惊喜地叫道：老许！原来身旁是新雇的保姆，陪老许下楼散步的，孙医生则在楼上忙碌呢。

孙医生是老许晚年的一缕温馨阳光。当年，孙医生是随婆婆——延安时期的老作家一家调回家乡无锡，而文联具体负责与他们家衔接的就是老许。老许与他们一家开始交往并熟悉。时光列车先后带走了他们的另一半，留下的鳏男寡女因相知相识而走到一起。孙医生说，啥都不为，就被老许的才情所吸引。老伴去世好久，老许终于在人前显露出穿戴是有女人帮着拾掇过了的模样。上次见他戴顶新贝雷帽加时尚的方格羊绒围巾，这次又见他新夹克领口露着新羊绒衫。有人明知故问：哟，老许新信人一样，谁买的？老许忸怩并得意地笑。散文家谢大光来锡，遇到久违的同代人老许携孙医生同来。大光先生举起酒杯说，墨林，我羡慕你！老许与孙医生如影随形。老许患病后曾一度住进养老院，因新冠疫

情禁止探视。孙医生无法承受看不到老许的苦楚，“毕竟是有感情的，毕竟是天天看着他的。”孙医生这样细声咕啾着，索性辞掉退休后返聘的工作，也住进养老院，天天相守着心里才踏实。

老许患病后给我打来好多次电话，近一年来我手机来电记录可查的就有15个，印象深的有以下几个：有次问我他的散文《心灯》放哪里了？在哪里可找到？让我摸头不着。还有一个晚上，孙医生用他的手机打给我，说他正在闹，要我在电话里劝慰他几句。一次上午，显示的又是老许的手机号，声音是孙医生，她说老许吵着要换上出门的衣服，说领导在等他开会，这回她拦不住了要我配合着哄骗他。我就在电话里告诉他，市里会议我本也要参加的，临时取消了，领导让我转告，老许你现在的任务是在家养好身体。原本嘈杂的听筒里立即安静了，想象得出他的失望表情。最后一次电话是4月28日上午10:22，老许打来的，说他们已从养老院返家了，要来看望我，我当时正在外面，就说过几天我去看望他。

就这样，我登门看望老许。那天老许精神状态不错。我说，老许，孙医生是你晚年的福分！他还回敬了两句。待我告辞时，孙医生吩咐老许与保姆在家里，由她下楼送我。可老许自管自拉上夹克拉链摆出一副欲出门的姿态。最后由老许和孙医生一起送我。走过小区路边停满的车辆，孙医生说，有多少次哇，总闹着说有车来接他去开会。只能陪他下楼，假装一辆辆地找，说不是这辆，再找找是不是下一辆，又不是，又找。反正慢慢转移他注意力，让他忘了这事才能安稳。

出小区门走了一段路，我就让他们回去。我挥手告别，径直往前走了几步，突然转身看着他们手拉手的背影。我用手机拍下这画面，哪知竟是老许留给我的最后背影。

老许夫人程真艺还健在时，我往老许家打电话，不是老许接就是程老师接了叫老许来听。有次是程老师接的，她听出是我，就连连道谢：谢谢你谢谢你！我没明白，就问谢我什么？程老师说，你不是几次让我们老许上中央电视台吗！哦，那几年我在市委宣

传部上班，接待安排央视给无锡拍城市文化专题片，常需要当地熟悉文化的出镜说说，如没特殊要求，我总是让老许上。老许随叫随到，用着顺手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且有几分仙风道骨，也适合文化类专题片的屏幕形象。照说应该是我感谢他们支持我工作才对，结果倒过来了。从程老师的视角看，在央视出镜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露脸的机会，而且专题片比新闻报道出镜时间长，次数多，片子重播的频次也高。她为老许每一次细小的闪耀而欢欣，就如母亲为孩子取得的每个进步而骄傲一样。

许墨林与程真艺是师生恋。老许到广瑞中学当教师时还是毛头小伙子。程真艺是他所教高中班的学生。看着这位新来的许老师讲课总如演讲般的慷慨激昂、才华横溢，少女的内心顿生爱慕之情。她回家就把自己的心思说与母亲听。母亲兴冲冲随着女儿来到学校窥视了一番，见许老师倒也有几分玉树临风的风范，就夸女儿慧眼识英雄。女追男隔层纸，这婚事就成了。鲁迅先生说，“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，有女儿性，无妻性。”一个深爱丈夫的女人，婚后大半会对丈夫母性大发，潜意识中将丈夫当作大儿子一般对待。程真艺就是这样一个女人，她为丈夫的每一个成就而骄傲，又像母鸡护小鸡般地护着丈夫，唯恐他会受到一丁点欺负、委屈。老许有次在外被人玩笑开过头，让他当众出丑，一回到家心情郁闷的老许就要紧对妻子倾诉。程老师一听，立马冲到对方单位兴师问罪，找其上司反映，讨还公道，最终让对方赔礼道歉了事。

老许是幸运的，总有女人把他当作长不大的孩子看待，庇护他，疼爱他。在遗体告别仪式上，孙医生向老许伸过手去想最后再触摸他一次，可个小的她手够不着，就竭力摇晃着灵柩恸哭，似要将沉睡的老许唤醒。那哭声撕心裂肺地感染了在场所有人。这个不计名分，不拘泥于名分，只敬才情的贤淑女人令人肃然起敬。

一个文学男人，即使得了诺贝尔奖，如果世上没女人疼你，天堂里没一个女人等着疼你，能算一个男人完胜的人生吗？老许，放心去吧，天堂里另有一份疼爱在等你。

春夏秋冬，没有哪个季节的响动，有夏天大。

首先是雷声。轰隆隆由远而近，其威不可挡，势不可遏，接着就是暴雨倾盆的哗哗啦啦，如流如瀑，如铁骑如千军。还有狂风，扯起层层黑幕样的云遮天蔽日，它是冲锋的号手，鼓着腮帮拼命吹响号角，世间万物为之震颤，万籁齐鸣，漫卷烟尘山呼海啸，雨借风势打在屋顶、门窗、车窗噼啪山响。再加上闪电作势，它特有的脉络映射在长空，行走于天宇，写下了大自然警示威严的文字，然后，咔嚓，轰隆隆，平地炸雷，地动山摇，让人心惊胆战，只敢躲在屋角偷觑，缩在被里蜗居，并闭眼捏拳等着下一个雷声，往往不一定有，等你神经稍微放松，忽然又是一声更响，吓得一跳多高，两股战战。想象该有多少狐仙鬼怪、魑魅魍魉在这悍然无比的雷电中闻风丧胆四散奔逃。

就算到了暴雨的尾声，雷声渐渐远去，但那极具贝斯立体感，超重低音炮似的雷声似乎还在警告那些鬼怪邪祟，老实点，然后踱着巨人的脚步轰隆隆缓步走去。上天的雷霆震怒，夏天威严的喉咙，不发声则已，一发声天地色变。

夏天小动物最闹了，以蛙为代表。特别是雨夜，各种蛙开始合唱比赛，只闻其声不见其蛙。门口庄稼地，河沟小渠，甚至在下水道窰井盖下，雨水仿佛是它们的兴奋剂，大合唱，唱得空气在颤动，还带着明显的节奏；小组唱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；会有偶然片刻的寂静，就在这几秒钟的档口有一个“男高音”忽然飙起，然后又开始了混唱……在我小区的窰井盖下居然有一种我们当地叫“牯昂”的蛙，顾名思义叫声特别雄浑高昂，据说是一种个头不大的蛙，我着实未见过，它一般是独唱，最多两三只小组唱。本来就是男高音，还特地选择在地下水道，这样更加产生了音箱效果，于是小区在它的叫声中颤动，那“干净的男高音”中气十足，我不由感慨，深陷地下水道不以为怨，不以为苦，还鼓盆而歌，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非它们莫属啊！

甚至半夜醒来，枕畔耳边俱是蛙声嘈嘈切切，让人不由感叹，夏夜真的好热闹，这个时候的世界是它们的。

夏天的昆虫很多，会鸣叫的也多，我觉得以蝉为代表，因为它的勇敢和忘情。其他虫子只能趁着夜色隐匿草际怯怯吟诵，只有蝉在阳光下扯开嗓门高立枝头引吭高歌。我一直想不明白它们为何不怕招来鸟啄食。常见的蝉有蚱蝉、螳螂、草蝉、斑蝉、沫蝉、薄翅蝉、蒙古寒蝉等。所以它们的鸣声各有不同，有的吼，有的吟，有的哼，整个夏天的炎热里都是它们的声音，如调料让夏意更加浓稠，太阳味更加十足。它们吸收天地精华，它们与人类同具“发愤忘忧不知老之将至”的秉性，更有“赢得身前身名，可怜白发生”的宿命，在地下劳作4年，在阳光只能活几个月。人们烦蝉的聒噪，实在未有“禅定”之心，其为高雅之物，可入诗入画。

夏天还有纺织娘、蟋蟀、蝈蝈、黄蛉、蚰蚰等虫子在浅吟低唱，虫鸣如潮，树叶里、草丛间甚至土层下，“五月斯螽动股，六月莎鸡振羽。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。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，它们弹奏着离愁别恨，低吟沉思，让夏天有了情调和无尽的倾诉。

秋冬有它的深沉，春天有它的舒缓，只有夏天是最响亮的，响亮的阳光，响亮的万物，响亮的节奏。那是生命最淋漓的绽放，是岁月旋律的最高音，它的分贝无愧于夏天的热度。



荷塘

摄影
徐群